



长在大地上的古院落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离开故乡枫香湾多年，总感觉从不曾离开。

枫香湾是渝东北一个普通的古院落。它坐落在骑龙村的一个小山梁上，坐北朝南，占地上千平方米，是历史悠久的四角头古院，以青瓦土墙、青瓦青砖、青瓦木板房为主，屋挨屋，檐挨檐，楼上的走廊可以从东走到西。这样的院落曾让方圆十里的乡亲羡慕。

枫香湾背靠山高林密、巍峨险峻的凤凰山，大小茶坪、猴子梁、饵子山、小沟湾湾等一众小山，将它层层包裹。院落前，山梁下有一个面积约22400平方米的石船水库，水面清澈沉静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、垭口梁、老箭梁、高弹路，山在水中、水绕山行。东边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上千年的巨石城墙骑龙寨，曾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；南边是躲避“棒老二”的老箭梁；一条小河从院子东头潺潺流过，像时光追逐时光，院落守护院落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乡村人户密集，人口众多。枫香湾是大院子，人户最多时有近三十家、数百人，都姓梁，没出五服。人多房窄成了一大难题，重建房屋时，父亲想搬出去，地势宽些，我和弟弟坚决反对。我们喜欢热闹，喜欢院落，不喜欢单门独户。最终，父亲还是在原来的地基上修建了青瓦红砖楼房，房子夹在么叔和伯伯家中间，的确拥挤。

枫香湾有句古话——刚过门的媳妇，没有三年认不全院子的人。说法看似有点夸张，却

是事实。如果让全院子的人站成排，一排十多人，得有十多排。红白事办宴席，自家人就有十桌以上。那些亲人们都在家的日子很热闹，也很温暖，尽管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。我的小伙伴很多，我们玩游戏，玩得脚板都不沾地。

下雨的日子，我喜欢仰望天井院子上空，看空中的雨线在青瓦屋檐上织成银色的水帘，像天然的瀑布，也像姑姑们的长发；青石地板上晶莹剔透的小水泡，一点一个，它们站在水中，像过家家，数也数不清，踩也踩不完。傍晚从烟囱飘出的袅袅炊烟，由浓到淡，在青瓦房上氤氲蔓延，飘散在风中……

通往枫香湾的路，除了小路，还有两条青石板大路。一条是院子旁的古大路；另一条是大门前，从水库塘坎接头，依山势缓慢爬到山顶的青石路，十多亩的大田旁就是枫香湾老院子。

从前面看，老院子是一长排红砖房，从空中俯瞰则呈长方形，有大小两个天井。一个长约40米、宽约2米的水泥长地坝，从东到西，置于院前。当年，这个地坝可是我们乘凉的好地方，一家有一小块，凉席挨着凉席，还有斗筐和凉板。大人们摇着蒲扇摆龙门阵；小孩子躺着看星星和月亮，听“月亮走我也走，我给月亮提篮篓”的故事；最难数的是天上亮晶晶的星星，我把眼睛盯穿了也数不清。

长地坝靠北，居中有三级石梯，石梯上去有一道木制的，高约2.2米、宽约1.6米、

厚约15公分的木门，叫朝门。门口有约半米高的石门槛，门槛上是石门框，门楣用青石造型，顶部有一幅石刻的八卦图。这道门是梁氏世代通向山外的必经之门，也是梁家媳妇进入梁氏的必经之门，迄今已有百多年。我的姑姑们、姐姐们以及叔叔们、哥哥们都是从这个木门走出去，走到山东、西安、北京，走向全国各地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们当初离开后，已很难再回来，家成了远方，青瓦房檐只能在梦中再见。

木门凹凸不平，用手抚摸那些扎手的纹路，仿佛触摸梁氏家族漫长的时光。一些粉笔、钢笔字，歪歪斜斜地挂在木门上，记录着娃娃们的心思。儿时的我们站在木门下，感觉门好高大，那时它就是我们的天。大人们时常叮嘱，不要去玩朝门，小心压手。木门的开关声像轰隆隆的闷雷，更像某个沉默的人突然咆哮。

朝门往里是厅屋，曾是祖辈迎客的地方，如今仅见十多平方米水泥地面和两面墙，左边是二伯家的红砖墙，右边是么爷家。么爷家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——上百年的青瓦青砖房；蓝色的木制门窗褪色严重，被蛀虫啃咬成蜂窝状；屋顶已塌陷，隔几年都要检修……厅屋以东，住着祖祖传下来的一大家人。

厅屋前是大天井，青石地板长约12米、宽约8米。当年这里是婚丧嫁娶摆席的地方，可容十五席，一席十人。天井院子因为办席热闹非凡，当时的农村吃酒兴三天三夜，从正酒头天开始算。

天井以北住着么祖祖一大家人。这里有四周敞开的堂屋，是家族议事的地方，比天井地坝高两米多，六根大碗粗的圆木柱子列于堂屋左右，堂屋约有三十平方米。只可惜，房子重修时，堂屋被拆毁。小天井、小朝门都在院子西头，是枫香湾的另一个小院，那边住着我的几个伯伯。

据梁氏族谱记载：明末清初，先祖梁氏第六代传人梁文华，随其叔叔梁有良，从湖南株木冲迁徙到四川，随后开枝散叶，分散在骑龙寨外边的书房坝、红谷冲、石地坝、顶上院子、中间院子、华头嘴、千丘榜、水田角、枫香湾……到今天已有第十六代传人。

教书育人的么爷曾告诉我，枫香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。

有关枫香湾名字的来由，并没有纸质记录，只听老一辈人说过，曾经有四棵三人合抱的枫香树，分别长在院落的东南西北方向，枫香湾因此得名。在特殊年代，这几棵树被砍光。我曾陪同么爷去寻找枫香树的子子孙孙，很可惜一棵幼苗也没找到。么爷说枫香湾怎能没有枫香树呢？他脊背微弯，眉头皱成“川”字，站在大路边的田坎上，双眼久久地眺望着枫香树生长的地方。

我知道么爷担心什么，于是暗自下决心，一定要在院落旁种下几棵枫香树苗，让它们延续枫香湾的血脉，替我们守护这方水土和这方人。

枫香湾，这个已经长进土地里的院落，凝聚着先辈的心血，有它在，我们的先辈才不会迷路，我们的灵魂才有归处。

放牛村寻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华照

家门前的空地上，需栽种两株茶花，逛了几个花市皆是外地来的，不是四季茶就是粉白的香水茶，无论姿色与气质，都与本土的老品种紫金冠不是一个档次。

南湖花市老板告诉我，到南山去找一找，那里是全市的花木基地。

南山公园车站边，随意摆放着郁金香、绣球、玫瑰花、紫罗兰、茉莉花、熏衣草，无论上钵的还是裸根的，都是些小儿科的阳台货。见几个卖花的男女在旁边斗地主，我上去搭讪：“这儿叫得响的是什么花？”

他们异口同声：“梅花！”听此，我豁然开朗。

细雨绵绵，簌簌寒风入体时，城市里就有了“蜡梅、蜡梅”的吆喝声。只见一个个花农背着蜡梅从山上下来，左手一束右手一枝，行走在大街小巷叫卖，袅袅的清香晕染了季节。快步走上前，见一名衣着红棉袄的姑娘，扎着一对齐肩的辫子，在人群中。“这花颜色纯正香气浓郁，是静观的还是南山的？”我问。

“南山素心。”她声音清脆，抿着笑靥。以前买花插花瓶，今朝买它栽种地下。“请问，你们这儿有茶花卖吗？”我扯开嗓子大声问。

“放牛村有个叫小封的，山脚栽果树、山上做盆景，石榴、柚子、樱花、紫荆、迎客松、金弹子……什么都有，你可以打电话问他。”旁边的大姐说着，拿出手机，叫我加微信。

不一会儿，小封的微信号“野花开放”闪现在我的手机上。

次日，过朝天门大桥、慈母山隧道，进入双向两车道，路两侧绿树鲜花，平平仄仄排列成古诗的对仗。这条路打通了乡村与城市的距离，让地处南山偏僻处的放牛村柳暗花明，转型大力发展花卉种植。路边山洼里，一栋栋民宿度假房花木簇拥，鸟语花香；门前水流淙淙，盆景别具风骚；屋后枇杷、广柑、桂圆、荔枝挂满树梢；小径尽头有竹林、香樟古树，老房子屋顶添新瓦、旧墙换衣裳……

放牛村——古诗意境，画中泼墨。想必是一湾清水，汨汨流过阡陌农家。岸边稻菽飘香，蛙鸣声声如鼓；牧童横笛牛背，笛声和牛声在寂静的村落里高一声低一声，哼唱着田园牧歌。

放牛村得名，源于一巨石形似牛，头向铁山坪，坪上有两脚印若骑牛放牧，又名“放牛坪”。历史上放牛村以养牛种田为业，后填渣场为花地，以至今日走进这里，随处可见“牛”的形象、花的靓影，并将它们链接成“美丽休闲乡村”“全国文明村镇”的文旅打卡地。

到了幸福广场，拨通“野花开放”的电话。片刻，一个瘦瘦的男子，用面包车将我们接到田野。

“那沟地都是茶花，全树冠大小都有，你是弄去做工程还是家用？”老板小封很忙，还没有到现场，就指着前面的花田直入主题。

“家用，两棵10公分左右的。”我也不绕圈子，两手圈出个圆。

跟随小封下了坡，走过弯弯山道，进入田埂。沿途看见，有人抡锄将花挖起来，有人用绳子捆住往公路上抬。

“这么多，都卖吗？”我问小封。“是的，通通卖给浙江的客户，他们自己找车子来拉。”小封轻描淡写地回答。

我有点吃惊。印象中，以前重庆的花木多半是从外地进货，没想到如今却往外销。

“我们放牛村20年左右的夏鹃、春鹃名声在外，桩子长得老气十足；叶片细小密集，花开热烈奔放，漫山红遍。”小封笑道，“这些憨态，恰受外地人偏爱！”

往前步入种植茶花的区域，只见老板娘正在田间带领工人忙碌，花卉淹没了她的半个身子。她起身，一边用手指梳捋乱发，一边冲着我们浅浅一笑。小封停下脚步，抬手指向前方说：“这些紫金冠老品种，一身绿装英姿飒爽，枝繁叶茂间花开艳丽。”

田间的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对我絮叨：“可别小瞧了地里的花，它们全是我们年轻时插栽的枝丫，几十年的呵护，才慢慢长成这副样子。”

“搞我们这花木的有句行话

——前辈栽花后人来卖。”言毕，小封觉察到话扯远了，立马转换话题，“程大哥，你选两棵吧。”

我睁大眼仔细看，顺手拍打就近一对花木：“就它俩吧。”

一位工人找来红色的带子，挪步上前系在树干上，“作个标记不会错。”

小封接话：“这东西滴滴的，等下雨过后空气湿润，我给你送去栽好。”

“这儿的花风情万种，比哪都长得好，是啥原因？”我发问。

“嘿嘿……”小封笑道：“你瞧，脚下是江水，头上是大山，花木生长在山水间，不好才怪！”

